



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

(第三卷·2009年)

Deutsche Literatur und Literaturkritik
Band 3 · 2009

主编：张玉书 卫茂平 朱建华 魏育青 冯亚琳

Herausgegeben von

Zhang Yushu / Wei Maoping / Zhu Jianhua

Wei Yuqing / Feng Yalin

人民文学出版社
Volksliteratur Verlag



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

(第三卷·2009年)

Deutsche Literatur und Literaturkritik

Band 3 · 2009

主编：张玉书 卫茂平 朱建华 魏育青 冯亚琳

Herausgegeben von

Zhang Yushu / Wei Maoping / Zhu Jianhua

Wei Yuqing / Feng Yalin

人民文学出版社
Volksliteratur Verlag

Der dritte band der Zeitschrift *Deutsche
Liteatur und Literaturkritik* erscheint mit
Förderung der Fritz Thyssen Stiftung, Koeln.

《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
三卷由科隆的弗里茨·梯森
基金会赞助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3卷),2009/张玉书等主编.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ISBN 978-7-02-007337-5

I. 德… II. 张… III. 德语-文学评论-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8393 号

责任编辑:欧阳韬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周小滨

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三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81 千字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9.25 插页 2

200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978-7-02-007337-5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编 委 会

主 编： 张玉书 卫茂平 朱建华 魏育青 冯亚琳

编辑部： 张玉书
魏育青（主任）
冯亚琳（副主任）
王炳钧
欧阳韬

编委会： 卫茂平 王炳钧 印芝虹 冯亚琳 朱建华 刘学慧
刘越莲 张玉书 周 琴 范捷平 赵蕾莲 欧阳韬
姜爱红 贾文键 黄燎宇 彭念慈 魏育青

顾 问： 沃尔夫·莱普尼斯（Wolf Lepenies）
霍尔斯特·托美（Horst Thomé）
格奥尔格·布劳恩噶尔特（Georg Braungart）
瓦尔特·盖普哈特（Walter Gebhard）

主编助理： 茵赛娅·鲍姆（Insea Baum）

前 言

张 玉 书

2009年,是德国文学史三位大师莱辛、歌德、席勒诞生280、260、250周年纪念,为此,我们决定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第三卷献给这三位对德语文学和世界文学做出杰出贡献,为人类精神文明、思想建设毕生呕心沥血、笔耕不辍的先驱。本期重点是魏玛古典文学,其代表人物是歌德、席勒。莱辛是启蒙运动主将,虽不属于魏玛古典文学,但为魏玛古典文学发展排除障碍,扫清道路,树立了榜样。

没有莱辛在十八世纪英勇奋战,笼罩德国文坛的崇洋媚外之风便无从驱散,外国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的影响便难以消弭。德国民族文学当时尚在稚嫩状态,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宫廷语言竟是法语,这位国王声称自己只对他的马说德语。数量惊人的外国作品犹如公元前一世纪侵略德国土地、君临日耳曼民族之上的罗马大军的方阵,一个个坚不可摧,压得德意志民族文学无从发展,民族精神备受压抑。十八世纪统治德国各地剧院的是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剧团,上演的也是外国剧目。莱辛通过他文笔犀利的剧评向我们指出,“法国戏剧的本身是对希腊戏剧的模仿,而那些模仿法国戏剧的剧本,就更其空洞无物,索然寡味,荒唐可笑了。”^①因此,海涅在《论浪漫派》中,对德国文学这位伟大先驱给予高度评价,称莱辛是文

^① 亨利希·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见:张玉书选编《海涅文集》(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25页。

坛上的阿米尼乌斯^①，“他把我们的戏剧，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②“莱辛不仅通过批评文章，还通过自己的文学创造，成为现代德国独创文学的奠基人”^③。

批评之余，继以创作。海涅说：“他（莱辛）用论战文章给陈旧老朽之物以毁灭性的打击，同时，自己也创造了一些新颖的、更加美好的东西”^④。这些美好的东西包括悲剧、喜剧、剧评（《汉堡剧评》）、神学著作、美学著作（《拉奥孔——〈论戏剧、绘画与诗的界限〉》）。总的说来，“在他（莱辛）所有的著作当中，都贯穿着同一个伟大的社会思想，同一个先进的人道精神，同一个理性宗教。他自己就是这个宗教的约翰尼斯^⑤”。本卷限于篇幅，只选译了《智者纳坦》（节译）、《菲洛塔斯》、几则《寓言》和《论寓言》等作品。

因为文章风骨，思想精神，莱辛为同时代人和后世所尊敬和景仰。所以有人称他为德国文学之父。海涅热情洋溢地说道，“在全部文学史中，他是最热爱的一位作家”^⑥。他是一个“完人”。^⑦

这位被海涅称为“完人”的莱辛，当年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而到德国古典文学时期，歌德和席勒得以并肩作战，共创德语文学的辉煌。1999年歌德诞生250周年，2005年席勒逝世200周年，全世界日耳曼学者和文化界进行了隆重纪念，中国也先后推出两套《歌德文集》和一套《席勒文集》（6卷本）。本刊这次发表了冯亚琳教授的专论《古典与现代的链接》，对古典文学时期的歌德和席勒做了全面评述，选译了歌德的小说和童话，席勒的叙事诗，以示对两位大师的缅

① 阿米尼乌斯（前17—21），德语名“赫尔曼”，德国古代民族英雄，于公元9年率日耳曼武士在条顿堡森林击败罗马军队，将日耳曼人从异族统治下解放出来。

② 亨利希·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见：张玉书选编《海涅文集》（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③ 同上，第25页。

④ 同上，第26页。

⑤ 约翰尼斯即施洗约翰，是《新约全书》中预示上帝的王国即将来临，为耶稣施洗礼的先知。

⑥ 亨利希·海涅《论浪漫派》，张玉书译，见：张玉书选编《海涅文集》（批评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⑦ 同上。

怀之忱。

本卷第二部分,我们继续连载章鹏高教授译的茨威格历史人物传记《玛利亚·斯图亚特》,王炳钧教授译的威廉·布施的《马科斯和莫里茨》,浪漫派著名诗人伉俪阿西姆·封·阿尼姆和贝蒂娜·封·阿尼姆的外孙女伊丽莎白·封·海金的书信体小说《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信》。我们也译介了生于1900年、经历了上世纪德国土地上沧桑变故的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扬斯之死》。

从第一卷开始,我们开辟的第三部分报导每年一次的《文学之路》学术研讨会。从本卷起,增加一篇文章,介绍一年来德语文坛涌现出来,受到各方关注的优秀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

第三卷付印之际,我们要特别强调,中德两国日耳曼学者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我们的文学教师也要教授语言,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包括翻译。我们的学生不仅学习语言文学知识和如何做研究,也要学习翻译。教学科研和翻译实践互相促进,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培养出中国的翻译家,这是中国翻译家人才辈出的秘密所在。老师在教学科研之余,不忘译介文学作品,也鼓励和指导学生在学习之余,以翻译实践为提高专业水平的重要途径。希望大家视《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为自己的园地,向读者介绍德语文学中的珍品佳作。最后,我们衷心感谢热心读者三年来对我们的热情支持。我们一定努力向读者提供水平较高的译文和翔实可靠的评述,回报读者的盛情。

目 次

前言 张玉书(1)

* * *

古典与现代的链接

- 纪念魏玛古典文学时期的歌德和席勒 冯亚琳(1)
- 智者纳坦(节选) [德]莱辛著 秦文汶译(15)
- “小子们哪,你们当彼此相爱!”
- 莱辛名剧《智者纳坦》及其中的戒指寓言 秦文汶(29)
- 菲洛塔斯 [德]莱辛著 张玉书译(42)
- 评莱辛的独幕悲剧《菲洛塔斯》 张玉书(67)
- 论寓言 [德]莱辛著 张玉书译(69)
- 莱辛诗体动物寓言四则 [德]莱辛著 廖峻译(104)
- 简评启蒙思想家莱辛及其动物寓言 廖峻(108)
- 中篇 [德]歌德著 马嫻译(116)
- 歌德《中篇》评析 马嫻(135)
- 童话 [德]歌德著 宋健飞 官青译(142)
- 谜一样的《童话》 宋健飞 官青(170)
- 歌德教育诗二首 [德]歌德著 莫光华译(179)
- 科学与诗艺结合的典范
- 歌德的《植物形变论》与教育诗《植物的变形》 莫光华(185)
- 席勒叙事诗二首 [德]席勒著 魏育青译(199)
- “原卵”中的理念
- 席勒的叙事诗 魏育青(213)

* * *

阿格娜丝·贝尔瑙厄(节选)
..... [德]弗里德里希·黑贝尔 著 姜莱 译(223)

当天使陨落人间

——弗里德里希·黑贝尔和他的《阿格娜丝·贝尔瑙厄》..... 姜 莱(241)

马科斯和莫里茨(节选) [德]威廉·布施 著 王炳钧 译(257)

混乱与迷惘(节选) [德]特奥多尔·冯塔纳 著 赵蕾莲 译(270)

玛利亚·斯图亚特(节选) ... [奥]斯台芬·茨威格 著 章鹏高 译(297)

他未曾收到的那些书信(节选)

..... [德]伊丽莎白·封·海金 著 张意 译(354)

扬斯必死 [德]安娜·西格斯 著 张帆 译(385)

守望“小人物”的内心世界

——解读安娜·西格斯小说《扬斯必死》 张 帆(413)

昂贵的吻或与圣诞天使同床

..... [德]约瑟夫·封·威斯特法伦 著 姜乙 译(422)

孤独地行走在人群中

——关于《昂贵的吻或与圣诞天使同床》 姜 乙(424)

* * *

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

——2008年德语小说回眸 胡 蔚(427)

2008年《文学之路》施瓦本纪行 胡 蔚(433)

古典与现代的链接

——纪念魏玛古典文学时期的歌德和席勒

冯亚琳

对于德语文学研究界,2009年是个特殊年份,它同时迎来了德语文坛上三位巨人的诞辰纪念日:1729年,莱辛诞生于萨克森小城卡曼茨的一个牧师家庭,他自幼才智过人,尽管迫于父命一度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和医学,但终究心系戏剧与文学,渴望成为一位不依附他人的自由作家。尽管这一梦想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所限,未能成真,但他即使在生活最困苦潦倒的情况下也笔耕不止,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内容广泛、影响深远的美学著述和文学作品,而且成为德国启蒙运动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比莱辛晚二十年,即1749年,歌德出生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一个富裕市民家庭,父亲是一位仅有头衔的皇家参议,但学识过人,爱好艺术。不过对歌德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生性活泼、富于幻想的母亲。歌德青年时期先后在莱比锡和斯特拉斯堡学习过法律。但除去最初几年的律师职业生涯和之后在魏玛宫廷繁重的政务活动之外,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文学。他也喜好绘画,醉心于对自然和颜色的研究。其非凡的才能,不仅成就了一位屹立于世界文坛的伟大作家,而且将德国文学彻底从狭隘与落后中带领了出来;与歌德得天独厚的家境不同,1759年出生在符腾堡公国的小城马尔巴赫的席勒则家境平平。其父亲是一位军医,后来当上了符腾堡公国宫廷的花园总管。如果说,歌德的命运总有幸运女神相伴的话——正如他本人日后在回忆录《诗与真》中描写的那样——席勒的生命历程则充满了反抗与抗争:反抗统治者的精神奴役,反抗不

济的生活境遇,尤其还要与一直折磨着他的病魔作斗争。可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反抗与斗争,更加衬托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辉煌。假如说,莱辛作为年长者,他与小他二十乃至三十岁的歌德和席勒的关系充其量也是一种精神传承的话,那么,后两人的交往和结盟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世界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佳话,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为德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留下了众多的文学佳篇和丰富的精神财富。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对三人的文学成就一一加以全面评述,笔触仅限于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魏玛古典文学的几个基本问题,个别情况下涉及莱辛的影响,以作纪念。

—

本文所说的古典文学或者古典时期由德语词“Klassik”翻译而来。这一概念源自拉丁语“civis classicus”,原指古罗马高级别的纳税人。自从在文学领域中被广泛运用以来,它一直有两个意义包含其中,一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文学或以它为榜样的文学创作,二是指一个民族文学的巅峰时期,也就是说,它既有古典又有经典之意。这种兼而有之的特点,使得它在文学史上成了风格兼价值划分的标准。比如在英国,古典文学的代表非莎士比亚莫属,在西班牙,它是洛佩·德·维加、卡尔德隆和塞万提斯的代名词,在法国,它则由高乃依、莫里哀和拉辛为主要代表。

与英、法两国和西班牙相比,德国的古典文学定义因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要复杂、曲折的多。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诞生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古典文学很大程度上都是一个集天时、地利、人和为一身的幸运事件。时间上,一般认为,它起自歌德 1786 年的意大利之旅,结束于席勒 1805 年的去世。另一狭义上的划分则特指歌德和席勒缔结友谊之盟即 1794 年到 1805 年的十年合作时期;地点上,魏玛公国相对于当时四分五裂的德意志其他诸侯小国仅仅是一个开明并喜好艺术的宫廷,其代表是公爵夫人安娜-阿玛丽和她的儿子卡尔-奥古斯特。前者聘请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维兰德担

任她儿子的太傅,后者邀请歌德前往魏玛宫廷任职。如果说,狂飙突进运动的发起人赫尔德以及席勒后来也都通过其他途径先后来魏玛,那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无偶然因素,很难说就是历史的必然。考虑到同时期柏林的文化意义以及活跃在与魏玛毗邻的耶拿、被后人称为浪漫文学作家的群体,可以说,在国家统一缺失的情况下,魏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充当了德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中心。

在德国,第一次提出古典文学这一概念的是十九世纪中叶研究德国文学史的学者盖尔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它之所以很快得到普遍认可和广泛传播,与当时德国上下对民族统一的祈求、尤其是对作为一个文化民族的统一祈求不无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文学这一定义并非严格的时代概念。在同一时期,德国至少还有两个文学文化思潮在流行,一是接近尾声、却远未丧失其影响力的启蒙运动,二是正在蓬勃兴起的浪漫文学。因此,德国的魏玛古典文学与其说是一个本质意义上的民族文学的断代概念,不如说是对一个产生于特定时期、特定地点的文学现象的指称。就连歌德本人都认为,一个民族经典作家的诞生,离不开本民族历史上的“伟大事件”及其“处于一个美好而重要的统一体内的结果”。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个“统一体”在当时的德国却是无望之物。因为尽管“其地理位置”将德国民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但其政治局势却将之分割成为碎块”^①。综上所述,便不难理解,为何在德国,“魏玛古典文学”逐渐取代了“德国古典文学”的提法。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把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魏玛古典文学视为德国文学巅峰的看法十分普遍。这种看法在海因茨·施拉费尔的《德国文学简史》中得到集中体现。施拉费尔将德国文学史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以古典文学所生发的十八世纪末为中心,之前是失败的起步阶段,之后则是成功开端的余音,仅仅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施尼茨勒、穆齐尔、卡夫卡、托马斯·曼、德布林等人那里又有了一个回潮(Wiederkehr)。^②施拉费

① Literarischer Sansculottismus. WA I 40, S. 198f.

② Vgl. Heinz Schlaffer, Die kurze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2003.

尔的观点尽管不乏偏颇甚至有意夸张的地方,却印证了德国学界普遍存在的歌德和席勒迄今难以超越的观点。

歌德与席勒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否难以超越却并不构成本文的出发点。我们首先感兴趣的是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德国魏玛古典文学美学诉求的基本特征,然后是体现在他们作品中的古典与现代的链接关系。而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将古典文学和它几乎同一时期的德国浪漫文学(主要是早期浪漫文学)做个简单比较:一般认为,古典文学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延续与终结,而浪漫文学则是对启蒙运动强调理性思维的否定与反抗;古典文学崇尚和谐与尽善尽美(Vollendung),而浪漫文学则追求无止境(Unendlichkeit);古典文学在古希腊古罗马审美规范中找到了自己的榜样,更具有世界主义的倾向,而浪漫文学则在中世纪文化中寻找本民族的根基。然而,只要回到历史中去,便可以发现,无论是古典文学还是浪漫文学,其生发的基本条件并无本质区别:它们均是文学对社会历史大变动的反应,其前提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发生在十八世纪末的德国社会的市民化以及与此相关的艺术自主性的形成。

法国大革命及其之后的拿破仑战争无疑是欧洲现代史上最要事件之一,它对邻国德国产生的影响也极其深远。如果说,整个十八世纪的法国,对于德国各阶层都堪称典范,那么,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首先震撼的不仅是德国统治者,还有在启蒙思想感召下向往精神自由和平等的德意志文化人,其中也包括歌德和席勒。尽管他们两人都不十分热心现实政治和社会问题,但他们对待法国大革命的基本态度和当时包括维兰德在内的多数德国知识分子并无本质区别:拥护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民主和博爱,欢迎强化市民权利,但并不主张消除社会等级制度,更不认同雅各宾党人掌权后实行的暴力统治。如果说,歌德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后来受到多方关注,而他的相关言论也屡遭批评和抨击,那么,主要原因恐怕并不在于他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而在于他面对于权势的谦卑和恭顺。在此,我们无意深入讨论这一问题,而是拟将目光更多地投向法国大革命给德国社会的变迁带来的影响上,而恰恰是这种渗透到社会理念和结构

之中的变迁是一个时代的伟大的作家所不能不面对并做出反应的。

法国大革命给德国社会带来的变迁首先是加速了以个人自由、法律平等为标志的市民化的进程。这一变迁对于艺术的地位和功能、艺术家的自我理解都有深远的决定性意义。“对于早期启蒙运动的文学作品,甚至对于莱辛的文学作品来说,重要的还是,看自己对于实用启蒙哲学的整体工程有多大的贡献,即是说,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以改善单个的人,它们以此来衡量自身。可到了世纪末,提问则针对的是一部单个的作品对于艺术的价值何在。”^①这也就是说,对艺术“服务于人类的道德进步”的关注在十八世纪末期渐渐被关注艺术本身的进步所取代,^②这便是所谓的“艺术的独立自主性”(Autonomie der Kunst)。

将艺术视为一个独立体系,源自康德,但被明确提出则是在人称“歌德的弟弟”的卡尔-菲利普·莫里茨(Karl Phillip Moritz)那里。在美学著作《论对美的教育的模仿》里,莫里茨指出,作为美之物的艺术作品是自身内在的完美,它不受外部物体的决定,因此没有外来的目的性。与美的概念相对应的是有用。一部艺术作品无须追问自己是否对社会有用,无须判断自己是否能满足某一外部目的。它自成一体,却又能反映出包罗万象的自然关联的本质。如此前提之下,艺术在莫里茨那里被赋予了一种本体论的意义。只不过,莫里茨的美学论述最终关心的还是人的完美化——尽管这与他宣告的“艺术的独立自主”不无矛盾,于是,他提出了“同情”(Mitleid)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建立在个体的“受难、隐忍”(Leid, Leiden, Dulden)之上,却能够提升全人类。至此,他不仅接近了莱辛有关“同情”的美学观念,也与席勒的美学教育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

席勒的美学思想同样受到康德,尤其是其自由思想的影响。基于对艺术的独立性的认同,席勒认为,艺术与现实政治无关,但与此同时,他却将在在他看来现实政治没有实现的自由思想作为使命给与

① Volker C. Dörr, Weimarer Klassik. Paderborn: W. Fink 2007, S. 56.

② Ebenda.

了艺术。与歌德的观点相似,席勒反对革命爆发过程中造成的混乱,认为这是“为数众多的下层阶级……粗野的、无法无天的冲动”^①和“文明阶级”^②的腐败共同造成的。不仅如此,席勒还看到了近代以来人的肢解和异化,“整体人”(der ganze Mensch)沦丧了,人的天性被“撕裂成碎片”^③。想要恢复人的天性的完整性,就要依赖于美,因为“美必须表现出它是人的一个必要条件”。为了寻找一种能够起到平衡和建构作用的要素,席勒使用了两个对立的、甚或矛盾的概念,即“物质冲动”与“形式冲动”,这两种冲动各属于人的自然属性和理性属性,前者限定人的物质存在,后者指向道德,两者结合则形成“游戏冲动”。只有把握住“游戏冲动”,人才能称其为人(“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④),因此,“人同美只应是游戏,人只应同美游戏”^⑤。

席勒建立在“同美游戏”基础之上的理想王国显然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他所赞誉的能起到融化和连接作用的美实际上并不存在,因此也就无法寻找得到。但席勒美学论述一方面在游戏冲动中找到了和解精神与感知和解的可能性,另一方他关于人的分裂的论述也能给人们诸多启发:处于封建社会走向没落,资本主义开始迅猛发展的新旧时代交替阶段,他凭着诗人兼哲人的敏锐,意识到了作为个体的人将面临的危机和问题。

与席勒喜好思辨不同,歌德注重经验和直观。这一点,不仅充分表现在歌德包括颜色学、解剖学、植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等领域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上,而且也体现在他的自然观上。歌德反对自然科学研究界以牛顿为代表的数学模式,而是受到斯宾诺莎的影响,遵循一种泛神论的世界观,认为神性存在于世间万物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自然本身对于歌德就体现了一种伟大的和谐。这种和谐却不是

① 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附:论崇高。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9 页。

② 同上,第 40 页。

③ 同上,第 45 页。

④ 同上,第 124 页。

⑤ 同上,第 123 页。

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动态的、充满了矛盾的平衡过程中。歌德为他所说的这种平衡运动找到两个关键词,一是“双极性”(Polarität),二是“提高”(Steigerung),并称之为“一切自然的驱动轮”^①:“从物质思考下的双极性中产生自然的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而提高作为一种精神原则则保障现象有目的的发展。”^②歌德让自己沉浸在千姿百态的动植物世界,但他同时认为,个体中存在着普遍,特殊里有着法则。

了解歌德在自然研究中获得的认识,对了解其美学思想有重要的意义。在他的以绘画艺术为论述对象的短文《论对自然的简单模仿,手法,风格》中,歌德始终着眼于寻找艺术活动中符合规律的本质的东西。在歌德看来,“对自然的简单模仿”、“手法”和“风格”的区别一方面与艺术家的天分有关,另一方面在于抽象程度的不断提高:对“自然的简单模仿”要求艺术家在不离开自然的情况下,在保持内心平静和满足情绪下对事物进行细致观察和描绘。此时,艺术家与他描绘的事物处于一种静态关联中;如果说,在对自然简单模仿时,达到的是图画和对象之间的客观的一致,那么,“手法”则具有某种主观因素,它要求发现事物的共性,能够在事物不在场的时候,给予它“一种自己的、典型的形式”^③;“风格”是艺术表现所能达到的最高级别。它之所以高于“对自然的简单模仿”,是因为它能够透过现象看到比真实更多的东西,它之所以也高于“手法”,是因为它能够在事物的共性中找到本质,从而达到一种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对自然的简单模仿”、“手法”“风格”是三个不同的等级,在对自然进行简单模仿时,艺术家首先要运用视觉进行观察(sehen),在“手法”阶段,他试图把握(ergreifen)事物,到了“风格”阶段,他才能认识(erkennen)到事物的本质。三者虽然有别,却并不相互排斥,而是按序成为更高一个

① s. Volker C. Dörr, Weimarer Klassik. Paderborn: W. Fink 2007, S. 75.

② Ebenda.

③ Johann Wolfgang Goethe, Einfache Nachahmung der Natur, Manier, Stil, in: Die deutsche Literatur in Text und Darstellung. Klassik. Durchgelesene und bibliografisch ergänzte Auflage. Stuttgart: Reclam 1978, S. 96.

等级的前提,最后构成一个整体。

《论对自然的简单模仿,手法,风格》一文发表于1789年,它是歌德1786—1788在意大利旅行期间对艺术、尤其是绘画艺术研究和思考的结晶。在歌德为数不多的美学论述当中,这篇短文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歌德转向古典文学的美学宣言。其中所包含的整体性思想、忠于现实又高于现实的原则以及客观与主观的结合等,都表明此时的歌德受到意大利艺术的影响,逐步克服了狂飙突进时期的主观主义倾向,从而转向追求和谐与平衡。

应当说,无论是歌德,还是比起歌德来喜欢思辨的席勒都不是理论家,他们的美学思考也都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魏玛古典文学的成就也的确不在理论方面,而在于歌德和席勒两位作家的文学实践。两人相互启发和共同合作留下的传世之作中,不仅有脍炙人口的叙事谣曲,如歌德的《科林斯的未婚妻》、席勒的《人质》和《潜水者》,还有席勒的歌体诗《大钟歌》和他擅长的思想诗《散步》等,更有长篇小说和戏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歌德的诗体小说《赫尔曼与窦绿苔》、散文体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戏剧《伊菲格妮在陶里斯》、《哀格蒙特》、《托夸多·塔索》,席勒的戏剧《华伦斯坦》、《玛利亚·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以及《威廉·退尔》等。

在对魏玛古典文学作了一番梳理和评述之后,我们将在下面两节中把目光转向作为经典作家的歌德和席勒的现代意识。选择的是歌德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和席勒的戏剧《华伦斯坦》作为讨论对象。前者对于了解歌德的整体性思想具有典型意义,后者则集中反映了席勒对于人处于时代中的矛盾与分裂的认识。

二

小说在歌德的文学创作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地位,这一点不同于席勒。后者对于小说一直怀有某种芥蒂,他甚至称小说家是诗人